

认识陈宇,是在电影频道《今日影评》节目里,当时《满江红》即将开机,节目组做了一期专题,我作为到场嘉宾预测该片剧情走向,中间跟主持人一起连线陈宇聊了几句。主持人自然不会放过他,问了他几个较难回答的剧透和揭秘性问题,都被他云淡风轻地“润”过去了,稳准,严谨。第一印象,他是个很科学的人。

那天节目,我预测《满江红》的剧情是密闭空间的悬疑片,情节密,强反转,无岳飞。电影拍完,首映我去看了,果然,深宅大院,悬疑剧情,情节密集,反转强劲,没有岳飞角色出现。临近结尾时,我不禁暗自得意,这正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啊,全被我说中。但是,就怕但是,剧情行至高潮,千钧一发之际,张大等岳家军余部竟不是要杀人,而是要诛心,但其实也不是要诛心,而是要取出一首词,那词叫《满江红》,一段民族记忆,一首在中国几乎人人都萦绕心头的慷慨悲歌。像一段基因。电影的高潮原来不是杀与不杀,不是机关算尽,不是最强大脑对决,高潮原来是留住记忆、对抗遗忘。金戈铁马之间,刀枪交鸣之际,93个汉字响彻云霄,回荡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直抒胸臆,直指人心。正应了弗朗索瓦·特吕弗所期望的,电影高潮应该是“真理和壮观场面的融合”。此等令人称绝的高潮,久违了!端的风采!创意创意,真正创意多难啊!从人手里买房子不难,在人没去过的地方盖座房子难。陈宇盖了座取“诗”成仁的故事山庄啊。第二印象,这是个狠角儿!

后来就常见面。常见面,却只有一件事,就是聊创作。陈宇聊创作,有一个总纲,即叙事动力学,这是他多年创作实践所得出的理论框架。纲要则目张,陈宇总纲之下有二目:一、目为类型准确、二、目为故事升维。两年之内,陈宇上映了三部电影,皆是跟张艺谋合作,皆紧扣总纲,不脱二目。《狙击手》,主类型剧情,次类型战争/动作。主类型既是剧情片,电影便聚焦在人物和人物关系上,塑造了几个铜豌豆一样响当当的人物。故事升维升的是什么?之前狙击手类型的电影都归结于数量的比拼、技术的精进、高手的对决,陈宇笔锋一转,归结于一个绝密情报的绝地传递。这不仅创作的技巧,更是对牺牲的致敬、对战士的颂歌、对观众的宽慰。一切技巧,都要服务于内容。《满江红》,主类型悬疑,次类型剧情/喜剧,类型背景是古装。故事升维升的是什么?复仇故事,原来大多都着力

及时「宇」

于成与不成,杀与不杀,如何杀,宽恕与赎罪等层面。陈宇笔锋又转,竟从贼人心中夺出一首大词。所谓光彩夺目,不过如此。

陈宇所说之叙事动力,影视行业原通称叙事动机,一字之差,新旧之别。旧在哪儿?旧在动机论在今日已不能让人物理直气壮、让观众心服口服;新在哪儿?如陈宇自己所说,“并非对事态变化结果的呈现,而是直面变化的过程,变化的过程体现为一次又一次‘质变’”。陈宇所说之故事升维,影视行业原称故事递进,两字之差,“高下”之别。“下”在哪儿?递进往往是故事性质变化的量变;“高”在哪儿?高在超出叙事量变之上的主题质变,也就是升维。主题一旦升维腾空,即如北斗导航,可纵横捭阖,可一目了然,直捣黄龙。但也必须强调的是,陈宇所说之“升维”,并非美学词汇,而是可推导的一个思维逻辑过程,拿《满江红》来说,陈宇是从悬疑类电影常用的“麦格芬”概念出发,开始逻辑推导。但陈宇以升维理念的逻辑推导则是推导出麦格芬可不可以不是一件实物?如果不是实物,会是什么?以此“升”推,最后推导到了一首无物理实际用处的词。文学创作,陈宇靠的不是灵感,是科学。由此得出第三印象,陈宇是场及时雨。

说陈宇是及时雨,不光是之于导演张艺谋,扩而言之,对当下的中国电影行业,亦是。因为陈宇提出的叙事动力、故事升维、类型准确等概念,都不是个人技巧,或纯粹美学范畴,而是可再现、可推导的一种科学与文学交融的创作逻辑。

说回《坚如磐石》。这是陈宇与张艺谋导演合作的第一部,面世却最晚。可见其中之曲折,也可见这部电影的力度之所在。同时,电影上映之后,我们也看到很多观众的遗憾和愿望,因为不过瘾,想看这个故事的全貌。现在,这个遗憾可以弥补了,就是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小说版《坚如磐石》。我不能在这儿剧透情节,但我想说的是,有三类读者不要错过它:一、电影《坚如磐石》的观众,电影是菜肴,小说是厨房,你在这本书里能看到烹制菜肴的一切过程,火候,油温,葱花,姜末,应有尽有;二、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编剧、导演。现在出版和发表电影剧本和小说的杂志和图书太少了,一个影视创作者只看影视作品是学不会创作的,一定要看剧本和原著,像《坚如磐石》这样电影和原著可以比照来看就是学习影视创作的绝佳时机;三、喜欢看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风格作品的读者。这部作品书写了现实的复杂和人性的凛冽,现实和人性其实也都是在不断升维的,看陈宇的升维逻辑作品,不容易被降维打击。人生嘛,总是需要几场及时雨。

每次见陈宇,他总戴一顶礼帽。谈累了,点一根雪茄,继续升维。第四印象,他是个有仪式感的人。至于第五、第六等接下来的印象,都还在来日里。多好。来日方长。



减字木兰花·大寒

松庐
冬春交替。鸡乳鸠来征鸟历。风壮冰坚。双鲤难求徒自怜。
一灯孤枕。雪夜围炉须纵饮。犹带余曛。折取梅枝迎岁新。

有些人习惯在咖啡馆读报纸。好朋友喜欢带本书去家附近的咖啡馆念。“咖啡馆的小伙子不停往我水杯里加水,很是热情的,原来他是过来瞅一眼我手里的书的书名。”朋友笑说。有一次,在晚餐约聚之前,我特意空出两个多小时,拿了一本在读的长篇小说,逛了一圈新开张的日式杂货店后,在它的餐饮区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突然发现长条桌前有好多本时尚杂志,遂把小说放进包里,改看杂志。

市区行走,基本不带书了。乘坐地铁,基本看人。年轻男女,各种独一无二的青春打扮,多好看啊!但若去某个实体店,一定买上一本书,算作对实体店书店的支持。那日有事去静安区文化馆,发现咖啡馆书角除了有人在看书,书柜还有一排排的新书。“卖吗?”“卖的。”速速扫描了一遍,买了一本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自传。卖咖啡

的小姐高高兴兴地收了款。虽然肩上的包变沉了,但回程脚步轻快。精彩附着你的身,精华随了你的缘。

有一次,与朋友约午餐,说好要探讨新加坡小说家张惠雯的最新小说集《在北方》,与《在南方》有什么不一样。各自带了一本《在北方》,喝茶,说书,各自从包里掏出一本。“当场办公很棒,以后再来。”

随身携带的书,一种精神的口红。

2021年春天,去舟山参加一个文学奖的评选。评选的地点是在一家书店的二楼。那是一位作家开的书店,一楼展示着画油画学生的一幅幅作品,书的归类与书的选择都令人喜欢。评奖休息的当儿,下楼买了四本先前选好的书。携带的旅行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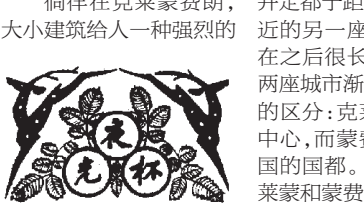
苏东坡有焙新茶诗云:“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将佳茗与佳人相行并谐,比为人生的至爱至情。由之“双佳”相依相成,实为人间佳话。苏子在另一首词中又吟“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吟出新茶与新火之新,是要日新又日新,珍惜当下、不负韶华之情,是满满的入生期待。

茶对于人生,不仅不弃不离,更有茶景如痴如醉、茶情如歌如泣、茶意如梦如幻、茶思如缕如烟、茶语如深如浅的诸多故事。宋人杜耒有诗云:“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为了探寻这使生活不同之“梅花”——茶,故作文试之述。

茶之为艺,萌芽于汉唐,发展于宋元,盛行于明清。可分为选茗、择水、烹茶、器具、仪式、品饮、茶境等诸多流程。在汉朝时,杜育的《荈赋》要求取水“挹彼清流”;选器则“器择陶简,出自东隅”;煎茶需“沐阳华浮,煖如积雪,晬若春敷”;酌茶则“酌之以匏,取式公刘”。唐朝时,陆羽《茶经》横空出世,系统详述茶源、茶具、茶造、茶器、茶煮、茶饮、茶事等,将茶艺文化推进到一个时代高峰。宋元时期,茶艺普及,“日饮而无厌,时啜无不宁”(宋·梅尧臣《南有嘉茗赋》)。成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宋·吴自牧《梦粱录》)的开门七件事之一。宋代流行点茶法与分茶法,更注重茶的意境,陆游有诗为证:“已炊蠹散真珠米,更点丁坑白

或许是已习惯于每天匆匆忙忙的缘故,凌晨从浦东机场出发,坐了十多个小时飞机,在巴黎转机又等了六小时,漫长的旅途让人生出几分焦躁。经过近20小时的辗转,终于到达此次欧洲之行的第一站克莱蒙费朗。

克莱蒙费朗是法国中部城市,是奥弗涅大区的首府和多姆山省的省会,也是这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这么重要的地方,出乎意料,街上行人稀少。更让我诧异的是,整个市区的大小商店全部关门——当地时间是星期六,“今天我休息”。徜徉在克莱蒙费朗,大小建筑给人一种强烈的



留有空地,本来是要来买舟山的黄鱼干。黄鱼干烧肉,以前在那里尝过,滋味美妙。这下,黄鱼干的地盘让给了书。海岛之夜,海风,书香,多重魅力。阅读的地点不同,思考也變得别致。

2023年秋天,数位文友一起去安徽参加采风活动。行李里没有书。有人说,他带了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捎话》,比他获茅奖的

《本巴》写得更好。住合肥的两个晚上,不客气地问带书人要来看。借书的绅士只能去看电视,或者找人吹牛了。一行人辗转到了安庆,去参观安庆的徽美书店。上得二楼,发现一本《云水一年》,日本人写的“永平寺修行记”。队伍跟着介绍者紧凑迅疾地在窄窄的走道里行进,不好意思停下来叫人等着。快速在当当网上写上书名,存着。

雪茶”。分茶可在茶汤表面幻化出山水、草木、花鸟、虫鱼、文字等各种图案,更具文人情怀和悟道人生。陆放翁有诗云:“取琴理曲茶烟畔,着鹤翎翎竹影间”,已将饮茶与艺术人生水乳交融。

唐代诗人白居易《山泉煎茶有

何以为茶

邓名

怀》诗曰:“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与爱茶人共享,以茶煎坐。无由一碗,坐酌出尘,这是何等人生光景?

明代时,文人茶蔓延,专注真味兴品,高蹈尘上。朱权《朱元璋第17子》在《茶谱》中说:“(茶饮)本是林下一家生活,做物玩世之事……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练之功。”文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认为“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纷乱,夜深共语,风日晴和,轻阴微雨,荷亭避暑,小院焚香”等皆为品茗最佳时刻。

茶艺博大精深,面对每一种茶的冲泡,都有不同的茶艺修持。以现代绿茶茶艺为例,可以窥见一斑。其茶艺流程大抵为:点香,焚香除妄念;洗杯,冰心去凡尘;凉汤,玉壶养太和;投茶,清官迎佳人;润茶,甘露润莲心;冲水,凤凰三点头;泡茶,碧玉沉清江;奉茶,观音捧玉瓶;赏茶,春波展旗枪;闻茶,慧心悟茶香;品茶,淡中品至味;谢茶,自斟乐

克莱蒙费朗的慢生活

苏虹

历史厚重感。其实,今天的克莱蒙费朗,是在1630年由克莱蒙和蒙费朗两座城市合并而成。早在中世纪早期,这一地区因奥克西坦与高卢之间的战争而闻名。公元848年,因当时这一地区的显著军事要塞“克拉普蒙城堡”,这里被定名为克莱尔蒙,即克莱蒙的前身。公元898年,克莱蒙在诺曼人的侵略下遭到严重的破坏。1120年,奥弗涅公国建立并定都于距离克莱蒙非常近的另一座城市蒙费朗。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座城市渐渐有了功能上的区分:克莱蒙成为宗教中心,而蒙费朗则成为公国的国都。十七世纪,克莱蒙和蒙费朗两座城市合

并成今天的克莱蒙费朗。一些老建筑之所以幽幽,除了年代久远外,还由于这里的教堂、房屋是用采自附近火山的石头建造而成,而且克莱蒙费朗最著名的景观便是火山。火山石的特性加上久远的历史,让一座座老建筑更具历史的沧桑感。特别是高高耸立的大教堂,傍晚在周围群山的映衬下,黑色细长的剪影让人感到它承载了太多的岁月沧桑。

占地43平方公里、居民不足15万的克莱蒙费朗市规模不大。很快,克莱蒙费朗的主要街道便留下了我们的脚步。那么,就去郊区看看吧。

导游开着车,把我们带到离市中心十多公里的阿列河畔。这条河不宽。河水静静地流淌着,蓝天白云倒映在河面上,天地融为一体;岸边的草地上,三三两两或坐着或躺着的是——一对对情侣或携带着孩子的父母;偶尔从身边走过的人,友好地打着招呼;一座看上去颇有历史的大桥横跨河面,桥面路灯杆



无穷。就茶叶本性而言,是南方之嘉木,属山茶植物门。相对人而言,其性首先表达为“饮”。人需饮水以解渴,而加上茶,则多了一种解乏、生津、提神、清心等功能。唐人卢仝说:“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四肢发轻汗,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七碗茶歌》)这其中既含有茶多韵的作用,又关联了日常生活和哲学本体。

其次,茶之性为“俭”。《茶经》曰:“茶性俭”。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吾恒有三宝”,“俭”即为三宝之一。“俭”在老子,有虚怀静敛、不耗散精神之义,为内修之德。饮茶,能意会“俭”之本,故能清心寡欲、散淡不争。故茶圣陆羽说:“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其三,茶之性为和。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茶亦如此,集天地之灵气,润阴而合和,妙在转合交融。茶性由五行生克而成,致清导和,自性清明。

茶与人结缘,天然就暗合了道。唐人刘贞亮《饮茶十德》曰:“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养志,以茶可行道。”可见,古人已将茶与道的关系看得明白了。

茶道给人以高境,让人从容地面对生活,安静地享受人生。故苏东坡曰:“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清明的欢愉,是茶道的大好时光。

上饰以盛开的鲜花,组成了一幅秋日安详的画卷。这一切似乎算不上美景,却令人陶醉。

重新回到市区,漫步在克莱蒙费朗大街,依旧行人稀少,倒是临街的露天酒吧,坐着不少客人,这大概也是周末克莱蒙费朗唯一热闹的地方。我们选择在入住的酒店对面的一家街头酒吧坐了下来。“你好!”服务员微笑着用生硬的汉语打打招呼后,递上了一份菜单。原来这里的酒吧和饭店其实是一回事,既可以用餐,也可以喝饮料。我要了一杯啤酒,用刚学会的法语“你好”和身边的人打招呼并举起酒杯,对方也举起酒杯回以“你好!”显得亲近且自然。

品着啤酒,有些慵懒得靠在椅子上,太阳透过淡淡的云层,斜斜地照在身上,有了一种久违的从容和愉悦。再看着这座城市,行人慢悠悠移动着脚步,电车慢悠悠朝前进行,连天上的白云也慢悠悠从黑色的教堂顶上缓缓飘动,曾经奔放的历史,仿佛也在这里放缓了脚步。

这里没有行色匆匆的路人,没有拥挤的车辆,也没有喧嚣的人群。这里,是心灵的驿站吗?

龙行天下 (木版年画) 杜洋